

影视财经小说

昨夜长风



(香港) 梁凤仪著

梁凤仪影视财经 小说系列

昨夜长风
豪门惊梦
我心换你心
白云无尽时
誓不言悔
信是有缘



作者简介

梁凤仪是近年来香港深受欢迎的女作家之一，又是香港商界和出版界事业有成的女强人。做为现代知识女性，她曾获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，并曾赴英美深造；做为企业家，她曾在银行及金融机构中担任高级职务，由于才华出众，经验独特，她的小说多以香港风云变幻的商界为背景，以自立奋斗的女强人为主人公，以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为中心情节，并将财经知识、经营手段融于悲欢离合之中，再加上对香港九七年回归祖国前出卖中国民族的行动的种种指控，创造出与以往言情小说风格迥异的“财经小说”系列，为当今香港小说增添了新品种。她的作品自问世后便畅销中、港、台、北美及东南亚各地，现已有多部小说改编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，收视率极高。

ISBN 7-80608-039-2



9 787806 080399 >

香港最新畅销书

昨夜长风

(香港)梁凤仪著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一九九六年·兰州

(甘) 新登字第 09 号

昨夜长风

香港 / 梁凤仪 著

责任编辑: 王克强

封面设计: 吴小明

出版发行: 甘肃文化出版社

社 址: 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

邮政编码: 730030

印 制: 7209 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

版 次: 1996 年 8 月第 1 版

字 数: 160 千字

印 次: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张: 7.5

印 数: 1-8000 册

书 号: ISBN7-80608-039-2/G4·3

定价: 58.80 元 (1-6)

单册定价: 9.80 元

内 容 说 明

现代大都会内，所有家无余荫、胼手胝足地勤劳苦干的职业女性，都是童话内的灰姑娘。究竟今日生活内有没有白马王子呢？

《昨夜长风》给你述说一个遭人遗弃的女人，如何独立抚养儿子，在大城市的商场内奋斗，爬上高位，却赫然发觉所属机构的董事长的儿子同时爱上了她，事业与爱情都面对残酷挑战，她如何应付？此书已被改编成电影及电视连续剧。

自序

现代大都会内，所有家无余荫，胼手胝足地勤劳苦干的职业女性，都是童话内的灰姑娘。究竟今日生活内有没有白马王子呢？

我的《昨夜长风》，就试给你述说一个在商场内发生的亲切、感人、现实，而又浪漫的现代爱情童话故事。

希望读者念完了故事之后，会跟我一样相信生命对于无愧于心的人永远漂亮。

很艰难很艰难才肯定儿子已经入睡，赛明军站了起来，缓缓地伸了一个懒腰。

看看表，已经是深夜近十二时了。

做母亲真不是容易的一回事，明军这样想着。

母兼父职，更难。

难、难、难！

可是，这未婚妈妈一当就过五年，证明再艰难的日子还是会得过的。

没有什么大不了。

当年？

唉！明军叹了一口气，日子好像不是人过似的。

她回头望望儿子嘉晖一眼，再度肯定他已入睡，才蹑手蹑足地返回自己的睡房去。

孩子似有一点点的不舒服，故而狠狠地发了脾气，恹恹闷闷的一整晚，拉着赛明军的手不放，要她跟他不住的讲话，决不肯睡。

明天，一定得带他到医生处检查一下。

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一定要防范未然。

赛明军坐到睡房的书桌边，翻开那一大叠文件，开始做自己的功课。

看样子，明天是要花半日功夫在儿子身上，不能赶返公司去了。故而必须要在今晚把要草拟的信件做妥。等下用传真机送回写字楼给秘书，以便她能利用早上时间整理好，待明军下午回去，就能签批发出。

公事是永远不能因私人理由而受到阻挠的。

这又真是分秒必争的世界。

客观环境固然如此，主观原因呢？是她赛明军的责任感极强。故此，工作异常劳累，在所难免。

赛明军并不是埋怨。

如果要埋怨，她不会埋怨工作的辛勤。她有成箩的委屈，值得她长嗟短叹。

不能再往回想，一如是，就有可能花掉一两小时，阻缓了工作进度，今个晚上自己还要不要睡了！

努力控制着思维，强迫精神集中到文件上头去。

差不多到凌晨一点，赛明军才吁出一口气，终于把信件草拟完毕。

跑出客厅去，先拔掉电话，换上了图文传真的插掣，把文件送回办公室去，并附一张字条给秘书：

“小图，我早上不回办公室，请把那六封信件打好，CC老总，下午约二时半会赶回。谢！”

做妥这一切，又忍不住走进儿子的房间去。

就在他的小床前坐了下来，伸手扭亮了床头的小灯。嘉晖真是个漂亮的孩子。

那长得非卷曲不可的眼睫毛，屡屡教人误以为他是个女的。

几岁大的孩子，不可能有高高鼻梁，可是，嘉晖又是个例外。

那张小嘴，不论是闭着、开着、嘟着，在任何时刻，都那么美丽。

他其实像他父亲。

尤其浓密的一头黑发，教明军不期然地想起左思程来。

明军苦笑，躲来躲去，这么些年了，还是会不期然地想起他来。

只为生活有太多他的影子，每当儿子活泼泼地一把抱住自己，嚷：

“妈妈，我爱你！”

明军闭一闭眼睛，有一种感觉，好像左思程跑回来，抱着自己似的。

她还是爱他的。

无可否认。

赛明军以手轻轻地扫着儿子那头柔软的黑发，低声地说：

“孩子，其实妈妈不应该把你养下来。如果来到这世上要受一点点苦楚的话，都是妈妈害你的。”

当她怀了嘉晖之时，曾想过要弄掉他。

然，舍不得。

她死抓住左思程不放，摇撼着他：

“我要把孩子养下来，我要，我要！因为他是我们的爱情结晶。”

这么些年过去了，赛明军才惊觉，孩子并不是爱情结晶，只不过是男女交合的一个错误产品。

她永远无法忘记，当左思程第一次占有她时，就在那天旋地转，乾坤在位，二合为一的一刹那，赛明军在心里欢呼、呐喊：

“让我们有第二代，让我们的精与血，透过一个共同体，表达爱情的完整。”

如果左思程在那光景都有同样的心思与感情，那下

一代的诞育才是无憾的。

否则，一点也不！

爱情不是单程路。

爱情结晶，不是一厢情愿的产品。

往后发生的一切，证明左思程并没有把整件事认真地考虑过。整个过程，只是人性的自然回响与正常的体能反应。

连狗都可以一群群小畜牲的生下来。

赛明军每一触动这个激烈而残酷的意念，她的头就胀痛欲裂。

糟糕，又将是无眠的一夜。

翌晨，仍须早起。

赛明军第一件事，就是冲进厨房去，熬了一小锅稀稀的麦粥，让儿子吃一点，才把他带到医生处。

嘉晖并不愿意起床，在故意地翻来覆去，把这个做妈妈的弄得左右为难。

“晖晖，你得做个好孩子，听妈妈的话，这就起来！”

嘉晖不肯。

“让妈妈抱你起来！”

嘉晖拼命拨掉明军的手。

“晖晖，你听话，等会妈妈给你买个玩具！”

嘉晖仍然无动于衷，管自的挣着他两条肥胖至极的小腿。

“晖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子是太令妈妈伤心了。”

赛明军没有办法，她气馁地坐在小床前，眼眶竟一下子湿濡。

嘉晖回转头来，眨动着他那双明亮得如水晶似的眼睛，望住母亲，说：

“妈妈，你别哭，晖晖这就起来了！”

随即爬起床来，一把冲前抱住了赛明军。

“晖，你不能再令妈妈为难，妈妈已经很辛苦。”

赛明军没有认真地考虑过是否应该在儿子还那么小的时候，就向他灌输这个母亲为养育他而劳心费力的思想。

她只是随心而语，言为心声。

左嘉晖看牢他的母亲，把个小头颅略为上扬，一派很英明神武的模样：

“妈妈，你不要这么辛苦，我保护你！”

赛明军破涕为笑说：

“好，你保护妈妈，别让人家欺负。这个人家，尤其不是晖晖自己才好。”

左嘉晖摇摇头，说：

“老师说的，男孩子欺负女孩子，罪加一等，不可饶恕。”

“老师真是这么教你的吗？”

“对。”左嘉晖切切实实地点了头。

“那好，她一定是个好老师。”

其实，是不是好教师呢，赛明军不敢肯定。怕是个曾吃过男人苦头的女人，倒还有几分真。

赛明军赶快替儿子穿戴停当，硬要他进了半碗稀米粥，就带着他出门，往儿科医生的诊所去。

整个候诊室都坐满忧疑满脸的母亲，带着他们生了

病的宝贝孩子。

噫，这么样一坐就要整整两个钟头的样子。这位儿科医生，非常非常的其门如市。

人生就往往如此一面倒，越旺的越旺，越红的越红；相反，越穷越霉的，周时就只有每况愈下。

坐在赛明军身旁的一位年轻太太，也许是闲得慌，于是跟赛明军搭讪：

“你的儿子长得很漂亮。”

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尤其是一听赞美自己心肝宝贝的说话，灵魂儿就立即要飘上天空去了。

赛明军礼貌而开心地回应：

“谢谢你！”然后她看到对方怀中那手抱的婴儿，就是：“你的儿女也是美丽的洋娃娃呢。”

“她像她父亲，完全是一个模式烘出来的饼似。我常常跟丈夫开玩笑说，这女儿是轮不到他不认帐的。”

然后管自嘻嘻地笑起来。

如此的情不自禁。

如此的自我陶醉。

赛明军不知如何再答腔，她试把话题带到另外一个方面去：“现今的思想都作了个大大的转变，不重生男重女，因为女儿总会陪伴父母多一点，男孩子的心老是野！”

“我先生可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是个如假包换的中国保守派主义大男人，现在还不住吵着要我多生一个儿子。”

还是扯到她的丈夫身上去。

能够有个丈夫，真是件值得引以为傲的事吗？

那位太太并没有注意到赛明军突然间的沉寂，仍在兴致勃勃地讲话：

“若果肯定能生个男孩子的话，我还是愿意有第二胎的。但谁敢担保呢，等下又是弄瓦，可怎么得了？太平盛世还少一点顾虑，现今这年代嘛，又得考虑移民，如何能兼顾这样多的老与幼，真难呢！我那先生总不明白做女人的种种难处。”

就是因为赛明军没有答腔，那位太太便不期然地把谈话目标转移到小嘉晖的身上，哄着他说：

“好看的小兄弟，你有妹妹吗？”

嘉晖摇摇头：

“弟弟呢？”

嘉晖又摇摇头。

“妈妈只生你一个？”

这一回，嘉晖点头了。

“爸爸有没有嚷着妈妈要生一个弟妹给你作伴呢？”

左嘉晖抬头望住了赛明军，不晓得反应。

“怎么了？你听不明白我的说话？还是你不要爸爸妈妈给你生个弟妹作伴了？”

话未讲完，只见左嘉晖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。

豆大般的眼泪连连不绝，他，直情是放声啣哭。

哭声震动了整个候诊室。

吓得赛明军把左嘉晖抱得紧紧，微微慌了手脚，说：

“晖晖，快别这样。看，这儿的小朋友们都在看着你呢，哭成这个样子，太失礼了。”

母亲的劝慰对左嘉晖起不到半点使用。

孩子完全像失了控制似，连声音都哭得变成沙哑。

终于惊动到护士，推开门，给赛明军打招呼：

“把他带进来吧，让医生看看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了？”

赛明军抱起儿子，三步拨成两步的跑进诊所里头的
一个指定等候的诊症室内。

一颗心被左嘉晖的哭声吵得纷乱。

这些年了，什么大风大雪大风浪，都顶着过，似乎
最为难的往往是儿子痛哭失声的时候，赛明军心头必有一
种贸然而生的歉疚。她深深地后悔要把孩子带到这世界
来受苦。她不能推卸，这是她的责任，甚而是罪过。

“嘉晖，求求你，不要哭，妈妈的心乱得发痛！”

左嘉晖哭得力竭声嘶，不能自己。直至谢医生走进
来，把他自母亲的怀中接过来，放在她跟前的一张旋转
椅子上。

谢适意医生是个女的，看她的模样，大概是二十六、
七岁上下的年纪吧，但她的言语动静，都比年龄更显了
一份持重的老态。不知是不是职业要求使然。

谢医生记得每一个她长期照顾的孩子的名字，且因
为左嘉晖是个额外漂亮的男童，因而连医生都被深深吸
引住了。

有一次，谢医生还摇了个电话给赛明军，说她的一
位好朋友是电视台的编导，要物色一个男童角色。谢医
生觉得左嘉晖最适合不过了，于是她诚恳地跟赛明军说：

“我只是觉得左嘉晖适合，且看在对方是我好朋友份
上，才冒昧地摇给你这个电话。当然，我很明白一些父
母并不喜欢孩子出现在大小银幕，有种抛头露脸的感

觉。”

赛明军正正是这个意思，谢医学既然已经坦白的讲出这层顾虑，显然就不会介意她把盛情推辞，于是明军答：

“我是个保守的人，且实在也腾不出空闲时间来陪嘉晖去参加这种课外活动，这次要辜负你的雅意了。很对不起！”

“不要紧，我明白，你别把此事放在心上，否则，就见外了。”

就因为谢适意的大方与坦诚，使赛明军好像无端端欠上了一份人情，无以为报。忽然之间，有一种以私隐作为交心之举的冲动，赛明军幽幽地说：

“单独一个女人带大孩子真有很多的难处，顾虑比别的正常家庭尤其多。”说了这两句话，好像把两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，感情也熟络了似。

这样子又畅快地聊一些别的，才挂断线。自此之后，谢适意更加记住了左嘉晖。

“我从没有见过左嘉晖这么个难看至极的模样！”谢适意一边说，一边拍着嘉晖的手，“快快收起眼泪来，否则谢医生不要给嘉晖看病了。”

医生真有她的特别权威，孩子渐渐静下来。谢适意很耐心地替他检查，且问了赛明军一些问题。

“谢医生，嘉晖是有什么不适吗？”

“有一点点的情绪不稳定。”谢适意答：“是的，连孩子都可以闹情绪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我估计是单性父母所带来的缺憾，有时使孩子觉得不适应，且产生不安全的错觉。”

赛明军像被人在胸口处捣了重重的一拳似的，使她差点忍不住眼泪，要夺眶而出。

谢适意继续平静而和蔼地安慰她说：“不要紧的，一下子就会回复正常。”

“谢医生，会不会影响他成长后的心理？”

“任何外在的环境都会影响孩子的心态发展。要看我们怎样使他明白事理，接受现实。”

“这些都不是一个四、五岁孩子的责任。”赛明军伤心的喟叹。

“人生岂无憾然，总有难题放在自己跟前的，是不是？”赛明军再无言语。也只好静下心来，听谢适意给她的各种劝导，牢记照顾孩子的方式。

告辞时，谢适意从抽屉拿出了一小块白玉来，放在左嘉晖的手上去：

“这是谢医生送你的，回家去叫妈妈用条红丝线帮你串好，系在颈项上，你就会得做个小乖乖了。”

赛明军立即辞让：

“我们怎好受你的重礼？”

“不是值钱的东西。本城任何一间中国国货店都可以买得到。前一阵子，我到广州去参加一个医学研讨会，买了好几块刻了各式生肖的新山玉回来，我记得左嘉晖是属兔的，是不是？”

谢适意真是好心思，那块小白玉正正雕刻了一只小白兔。

“嘉晖以后把小白玉挂在胸前，就不会再顽皮，无端端的哭将起来了，是不是？”

左嘉晖慌忙的点了头，把块小白玉捏在手里不放。扰嚷了整个上午，这才算安稳下来。

赛明军先把儿子带回家里去，陪他吃了午饭，等着了那个带孩子的钟点保姆芳姐来到，把嘉晖交给她，才准备赶返公司去。

平日，也是赛明军把儿子送上校车，下午由芳姐接他放学回家，直至赛明军下班，才算完成当天的职责的。

今天，因左嘉晖闹了一点不舒服，所以才略改了工作程序。

也幸亏有这位芳姐，帮了赛明军近三年了；否则，无论如何不能专注在工作上头。

人家说家中有一老，如有一个宝，也倒是千真万确的。尤其当有了小孩子，需人照顾之时。

赛明军就是没有这个福气，她父母远在加拿大，没有娘家在港。

谁不知道有娘家的好处？

别说是可以把孩子带回去寄养，透一口气。就是自己有什么屈曲了，跑回父母的家，躲在一隅，畅快地流一夜的眼泪，也还是好的。

女人在夫家不宜哭，谁愿意讨个只会干流眼泪的女人回来耽在家里。

在外头的火毒太阳之下呢，更甚！谁哭了，谁叹了口气，谁就是弱者。

多么可惜，时代已是强人的时代，没有人认为薄弱